

池河古镇

□袁朝庆

人在三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，但我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别的孩子早一些。两岁左右时夏天的一个夜晚，外面瓢泼大雨打雷闪电，我发高烧至呼吸困难。也许因为老家是湖南的缘故，我婆迷信湖南巫术，杀了一只鸡，把鸡刨开去掉内脏贴在我胸口，但没起到啥作用。可能欠鸡一条命，五六岁时打猪草放牛，总会捉些小虾草虫回去喂鸡。

我出生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父亲作为当权派被打倒，母亲每天陪着父亲到处挨批斗，家里被抄得家徒四壁。因为缺奶，姑姑从二十多里外的南山顶背了二十多斤米送来，每天取一点米熬化给我喝。我的出生给处在厄运中的父母多少带来一丝慰藉，虽然家里孩子多，但父母觉得亏欠我太多，所以对我特别心疼。外面雨下的越发大了，父亲披上蓑衣抱着我冲进了风雨中，大哥当时十五六岁，赶快找了把红油纸伞给我和父亲撑着，据说那时红油纸伞用猪血处理过能辟邪，所以除了挡挡雨，更主要是辟邪。

半夜三更赶到卫生院，值班医生看了看，听了听，开了点针剂在屁股上打了一针，半夜到镇上亲戚家休息了两个时辰。第二天早上我已完全康复，在亲戚家吃完早饭，父亲把我背在背上往回赶时已是雨过天晴，半路上稻田里的几个人和我父亲打招呼，聊了会儿就回家了。这些过程是我长大后家里人告诉我的，但是在亲戚家吃饭的情形，父亲背着我在稻田边和人说话的情形以及回家我姐逗我，问我在亲戚家吃的啥饭，成了我最早的记忆片段。所以，我的人生之旅是从池河镇开始的。

两岁到三岁之间，我的记忆又成了空白。人小的时候离不开母亲，三岁多一点的时候，父母到镇上去赶集，我跟在母亲后面，父亲不让我跟，在路边找了根树枝，劈头盖脸的打了我一顿，我性格倔强，再打都不退缩，父亲无奈，母亲背着沉重的东西拉着我到了十几里外的街上，卖完东西母亲给我买了一点煮熟的毛栗，可能是第一次挨打，所以记忆十分清晰，总之，儿时最早的记忆总是与那个镇有关系。

对于山里的孩子，门前的小河沟和院子周围的几面山就是整个世界。我和儿时伙伴一样，五岁开始给家里放牛、砍柴、打猪草，春天在小河边做柳笛、掰酸筒杆(学名虎杖)，夏天摸鱼抓螃蟹，秋天进山摘野果子在红薯地捉蛴螬，冬天点火烧茅草坡，山外面有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。真正和池河镇紧密联系是上初中，

因为中学就在离镇子一公里处，所处的地点叫老街。老街是没有街的，只是在山梁和宽阔的河滩地交界处，有一长溜民居，看起来像街道，在通公路前那里是个渡口。但既然叫老街古代应该是镇子所在地，古代是水路交通，往往几条河交汇四通八达处，人流量大，容易形成集镇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老街比现在的集镇更适合作为集镇，大概因为水患频繁迁走的。

从古代的书院到现在的学校，选址一般都会离闹市有一段距离，这样既生活方便又闹中取静，让莘莘学子能潜心读书。中华文化的源头是《周易》，人们的生活深受《易经》影响，按照阴阳五行，学校连同文庙一般都在城镇的东南方，据说容易出人才。由此可见，中华民族自古都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。虽说用心良苦，但城镇离学校毕竟只有一公里，清苦的读书间隙，还是免不了经常去镇上溜达，况且，我们的父辈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盲，他们与外界写信寄信还得靠我们。

那时的池河镇有“小上海”之称，每当逢场(逢集)，东边远到汉阴草沟一带，北边到迎风，南到后柳，西到石磨石，四面八方的村民纷纷在池河聚集，整个镇子挤得严严实实。池河古代叫直水，所以池河镇古代就称直城，是早期子午道南端的终点，它的历史远比石泉县早的多。现在，镇子的周边农民在挖地时，秦汉时期的绳纹砖和瓦当残片仍随处可见。

大概是历史悠久，池河那儿的民俗民风具有很深的传统文化根基，说是礼仪之邦一点都不过分。礼让的习惯在此根深蒂固，赶集时人再多也不会发生拥挤踩踏事故，偶尔发生碰撞，一方会主动道歉，被撞的一方会来两句幽默话消除尴尬，绝不会为这种小事红脸，所以秩序井然。偶有不知底细的小偷想乘人多找点零花钱，那他就倒八辈子霉了，只要一出手，总会有一双眼睛盯着，用手指着高声一喊，全镇的人都围追堵截，钱没捞着挨一顿打，最后被送进派出所。

因为离家远，上初中时就寄宿在学校，逢集时我和同学也会到街上去，看看有没有人或村里人捎个话。那时人们普遍很穷但都很大方，如果是同村的，卖的是桃子李子花生板栗，都会抓一大把硬塞进你衣服兜里。镇东头有个铁业社，每当赶集生意特别兴隆，打铁的三人一组，一个人用长长的钳子夹着块烧红的铁，放在大铁墩上，另外两个人抡起大铁锤，乒乒乓乓打得火星四溅，很有节律，墙上挂满了打好的各种农具铁器。我们去主

要是想看有没有用断的钢锯条和半截铁丝，趁人不注意拿回去做玩具枪，其实铁业社的师傅每次都看见了，看我们是孩子，故意装作没看见。邮电所是我经常去的地方，一是要在那儿买邮票帮村里人寄信，再一个小时对发电报感到特别神奇。我们寄完信经常赖在那看发电报，发电报的师傅人特别和善。上高一时他女儿成了我同学，并且坐在我后面，在此之前我一见不得女同学，也不和女同学说话，自从她坐在我后面，我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喜欢和她说话，下课了只要她没出去我也不出去，她长得非常美，漂亮这个词本来很空洞，认识她才觉得这个词的丰富。我们前后坐了两年，因学习紧张交流不多，但通过观察发现，她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。我发育开窍都很迟，若干年后经过单位同事耐心教导才慢慢开悟，那时她已“绿叶成阴满枝”了，但她那时的美定格成了永远。

高中毕业后我走出了大山，猛然间大都市的繁华和新鲜洗掉了身上的泥土气，和我一起成长的小镇看起来那么落后，以至于很多年都没再回去过镇子。2001年前后，我同学张厚林在那当镇长，当时他们正在创建国家级示范小镇，受邀在镇上住了两天，小镇如同很多年没有上门的亲戚，显得非常陌生。

两年前的春天，因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获得国际广泛认同，池河出土的鎏金铜蚕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见证，为世界所关注，收到石泉县官方邀请，我随同我的班长张思成先生去探访鎏金铜蚕出土旧址，看到被历史埋藏的遗迹和静静流淌的池河水，我眼前仿佛浮现两千多年前，人们在悬崖绝壁凿石为孔，插木为梁，铺板为道，修建子午道的悲壮，两千年前池河畔刈桑养蚕的勃勃生机，也看到了南北朝时池河人李迁哲，沿子午道南下袭击直城平叛的气势。我的思绪还在狂奔，思成先生激动地说，这里人杰地灵，有它独特的性格，是个能干大事的地方。我顿时对家乡有了一种自豪感。

池河川道和月河川道本来是一体的，远古时期由于大地震造成秦岭坍塌，草沟那儿隆起，滔滔东流的汉江被阻，加之南下的直水奔涌而出向西倒流30里，汉江只得从凤凰山背后绕一圈，最终到月河口才找回自己的路。池河其实是个小盆地，南边是拔地而起的凤凰山，西边是突兀而起的马岭关，东边是高高隆起的草沟梁，北边是巍峨的秦岭南麓余脉，这里土地肥沃，几千年来商贾云集。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池河人独特的性格，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家乡是最好的，一般不太愿意出门闯荡，却开放包容，不

但不排外，还会对外来客人高看一眼。前年正月我和爱人到安康城东郊游，看见路边一个早已停业的修车店前面有个院坝，就想将车停那儿步行一会儿，车还没停稳就从后面巷子出来个人，用极其恶劣的语言骂，就差骂我们了。第二天，我们驾车回池河去看九十多岁的老姑，老姑的家离公路有段距离，车没地方停，我让妻子把车停在不远处一家农户的院中，妻子说不敢，我叫了几声也没人，实在没法只得停在那。在老姑家呆了半天，走的时候赶快去给那家打招呼，主人不但没怪罪，还非要留我们在他家吃饭。回来后，我妻子见人就讲池河人好。

其实，池河人也有他性格里的弱点，那就是说话做事认死理，缺乏圆融。在安康生活了几十年，免不了求人办事，即使不给你办也会给你说一大堆好听的，还会给你出主意，让你高高兴兴走，在池河找人办事，你只能听到几个字，要么“行嘛，我试一下看”，那基本会给你办得好的，要是办不了也几个字，“你莫找我，这个事弄球不成”。你要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会被人瞧不起。认死理还体现在有血性，你官再大再有势力，只要不占理，一个弱得掉渣的人也会和你死扛到底。所以那里会有很多穷人，但不会有赖账的人。也因为这，在那里搞农业园的都是真靠靠市场吃饭，没有靠套取国家补贴发财的，在调查中我发现老板大多是本乡本土人。

人到中年万事休，当你不得不慢下匆忙的脚步，去寻找内心的宁静，蓦然发现，面对纷繁的社会，你什么也抓不住，只有你童年的过往始终陪伴着你。老之将至，对家乡的情感反而浓烈起来，去年夏天池河蚕茧小镇正式出炉，我受邀参加了整个活动。看到三纵三横的崭新城镇，万亩连片桑田在凉风中波浪起伏，蚕桑博物馆展现的几千年历史，沿池河两岸一个农业园正吸引着外出打工的村民，一百多种农产品令人眼花缭乱。回想起两年前探访蚕茧出土旧址时，我们坐在农户的家里，和县上和镇领导探讨依托特色小镇实施池河乡村振兴，如今在务实的池河人手里逐渐变为了现实，我儿时眼里的小上海虽已消失，但儿时的记忆和眼前的景象似乎在慢慢重叠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她仍是你歇息的港湾。



宅在家里一月有余，日子烦闷难熬，在小区里活动是“国内游”，在户外走动是“国际游”。偶尔在小区走动下，透透气减压，内心到汉江行走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，脑海里常常出现水色汉江的优美画卷，令人神往，夜不能寐。因为，多年来我养成了在汉江边散步的习惯，汉江的美已经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中，并成为我时常的牵绊。如今不得随意出门，那些曾经看似平常如期的出行竟成了奢侈，方才体会自由和健康的珍贵。

前几日，阳光明媚，疫情也逐步缓解，人们纷纷戴着口罩走出户外去吸收新鲜空气，伸伸懒腰，放松筋骨，感触春天的气息。中午时分，我也趁着行人稀少，来到了久违的汉江边，户外的阳光分外给力，照得全身暖融融的，眯起眼看着一河两岸，静谧，干净且慢慢弥漫阳光独有味道空气，让我感觉纵使跋涉千里，只为此刻也无憾。此时，汉江略显沧桑，河水几近干涸，有些地方已看不到水流，干涸的河面卵石遍布，绿绿的苔藓在卵石上面平铺着，河中央的一些礁石也露出水面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忽隐忽现，丰水季节，这些地方是鱼儿藏身的好去处，鱼翔浅底，闹腾着汉江。

一桥至四桥之间的沙洲和汉江柳也露出来，三三两两的人都到沙洲中央去探险，或站或坐或望。过去，这里汉江奇石多，每逢江水潮落时，到汉江捡奇石的人特别多，不少人淘到了宝贝如获至宝。疫情期间，这里空气清新，没有污染，日光清浅，是一块水域净土，人们暖洋洋的晒着太阳，在这里徜徉，放飞心情，让压抑的心态在这里尽情释放。在汉江一桥下边，这里的水形成了深潭，游泳者络绎不绝，他们像鱼儿一样在水里尽情畅游，洒脱自由，令人羡慕。

疫情下汉江的夜晚也别有风采，疫情前，夜幕降临之时，江边花灯初上，一江两岸健身的人们如潮水般涌来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有跳广场舞的、徒步的，还有骑车的、打太极拳的等，尽情享受汉江夜晚的独特魅力，汉江给人们的夜生活增添了无穷的樂趣。笔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汉江边散步走，看着碧波荡漾的河面，听着滔滔的江水声，沐浴着璀璨的灯火，心里舒坦惬意，每天晚上都能酣然入梦。受疫情的影响，夜晚到汉江休闲的人越来越少，河边冷落寥寥。此时的汉江又呈现出另一种美——白天江水枯竭，晚上火石岩电站发电时，汉江的水才慢慢涨，到了晚上十点左右，干涸的江面碧波荡漾起来，慢慢淹没了沙洲和礁石，恢复水色无限的江面，汉江的三桥一桥灯火闪亮，桥西广场的高大建筑物倒映在江水中，彩灯照射在江面上形成了水井坊的图案，雄伟的安澜楼也倒映在汉江水中，海市蜃楼般美丽。前方不远的汉江四桥，那是通往江南、江北的枢纽路段。桥壁上五彩的瀑布像少女的裙，飘洒开来，婀娜明艳；又像水珠帘，罩着淡粉色，翠绿色。拱桥倒映在水里金光灿烂夺目，又摇摇欲坠。桥壁上的灯光像一串明亮的横跨河流的珍珠，灿烂得耀眼。两岸的灯光倒映在河面里，缥缈缥缈像蜡炬，水光激滟，汉江三桥的两个扇形光带红黄蓝白交替辉映，桥下面橘黄色的光芒五彩斑斓，给这夜晚带来了光彩夺目的美色。到了丰水季节，汉江会更加美丽动人，缠住心儿不让走。

“只要春天还在，我就不会悲哀，只要生命还在，我就不会悲哀，纵使陷身茫茫沙漠，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，只要明天还在，我就不会悲哀，冬雪终会慢慢融化，春雷定将滚滚而来。”汪国真的诗，此时读来，更动人心。如今，气温回升，大地回春，冰雪消融，树木吐绿，花儿绽放，汉江正蓄势待发，春天来了汉江更美，相信战胜疫情后，我会和亲人朋友一起去拥抱远方，走进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中去。



文昌路

□牛谦才

文昌路，因旧有文昌宫而得名。路名具有一定的历史厚重感，文化气息浓，高雅而顺口。

文昌路形成于1986年，2009年5月拓宽竣工。路面与新城原东城墙平行，属废去的东城墙外环。

从文武峰延北而下至现桃园住宅小区大门这道山梁旧称：青松岭。文昌宫座落于青松岭山脚，即文昌路南端东侧。

笔者启蒙所见到的只是文昌宫遗迹：庙基夯台和破砖瓦砾。文昌路本不属于新城旧街巷之列，撰此文原因有三：一是出于对文昌路之睿智命名者的敬佩；二是文昌宫本属建在城外的城市构筑物；三是向不明就里者解疑释惑。

文昌帝君为道教供奉的主宰功名禄祿之神，是中国古代学问、文章、登科举士的守护神。文昌信仰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。文昌本是天体中的一个星座。《楚辞》：“文昌六星，在北斗魁前。”道教认为，文昌(星)明，文运将兴。

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学说，其基本思想是天与人合一，天能干预人事，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，自然界的异灾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的奖惩。天(神)是什么，帽子下面要有人，这个人就代表的是天的意志。昌帝君的化身是一个世居于四川叫梓潼的人，《华阳国志》载，梓潼姓张，名恶子，仕晋，战而死，人们立庙祀之，或称其为蛇精，任蜀地守护神，后地位逐渐提高，传说日广，他能预知人的科举命运，受到世人的尊崇，相传其诞辰为农历的二月初三日。因此，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，玉皇大帝令其掌管文昌星神之府并主管人间功名利禄。

我们在各地旅游景点常常可以看到，文昌帝君的形象是一派雍容慧雅，座下驾白骡，两边站的男女二童叫天聋，地哑。为的是避免泄露科举考试和录取情况。文昌帝君虽是道教信仰的神仙，但实际上他的形象却更具有十分浓厚的儒圣色彩。

有姓有名有生日，形象高大儒雅，司职具体而明确，可谓塑造的有板有眼，世人岂有不崇之理。新城东门外文昌宫是清嘉庆十二年(1807)由县令马允刚所建。马允刚在县令位子上仅干了一年，惩治民害巨蠹(盗贼)，整肃民风，政平理讼之余，尤拳拳加意于学校，把精力投放在教学讲席中，每月课考，亲自阅卷，手定甲乙，沐其教者。如此重视教育的县令又亲自自选贤隅，以“主发科名”，在不到一年时间将文昌宫建成。文昌宫也未必能起到兴文运，发科名的作用，但这位县令作为外籍在任官员，能够如此重视异地学子的教育培养，精神实在可佳。

文昌宫于同治元年(1862)被拆毁，光绪九年(1883)知府童兆容恢复重建。出东门(现安师与文昌路交会点)五十丈，铺一文宽石路，过砂沟石桥为文昌宫头道门楼，重门(二道大门)之上建奎星阁，登阁两城烟火了如指掌。重门院内拜殿三楹，东西朝房各两楹，下为三楹横廊。陈家沟水环绕庙前。

1949年，国民党恐防人民解放军藏匿庙内，将文昌宫拆毁。虽然庙毁人非，邑举人罗钟衡撰写的《重修文昌宫记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。不过该碑记也有谬误之处，碑文载“乡贤张补山孝廉，拆毁于同治壬戌(即同治元年1862)之冬，盖恐为粤逆所据也”。拆毁的时间和原因无涉，但非张补山所为，张补山早在咸丰七年(1857)就已辞世。碑文作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举人，出此疵误实属不该。研读史料，要综合分析。照搬史料，更是错上加错。



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秀水之春 陈善快 摄



校园春色 杨行玉 摄



坝河春雪 梁涛 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刊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（策划：吴平 组稿：唐大明 卜一兵）